

普及版
(第二辑)

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

静静的顿河

〔苏〕肖洛霍夫 原著

Renshishehui wenxuemingzhujingbiancongshu

512.45

182-2

圖書室內

静静的顿河

【苏】肖洛霍夫 原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4465

封面设计：池长尧

插图：黄大为

静静的顿河

(普及版)

(苏)肖洛霍夫 原著

犁田 改写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18500 印数1—5 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533-6/I·105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苏联现代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缩写本。缩写本通过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的遭遇，描写了哥萨克的劳动生活、家庭生活、青年哥萨克的恋爱以及各阶层的分化和矛盾。同时叙述了共产党在哥萨克地区和军队中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党怎样领导人民走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序

陈伯吹

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满怀着未来美好理想，面对这广阔的世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从而浮想联翩，悠然而动遐思：关于人的生活，物的变异，社会的情状，世界的形势，善与恶的识别，好人与坏蛋的斗争……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过好有意义的生活。

当然，人在社会中，有所认识，有所思索，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知识不广，阅历不深，更因课内学习紧张，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这样，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摸准道路和方向。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最能描绘世态，勾勒形象，作动人的叙述，写出微言大义的，应推文学作品。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

作家，一般说来，都是具有正义感的，心向人民，热爱人民，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认识社会·文学名著精编丛书》，在第一辑（共七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果然，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

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它的萌芽，它的发长兴旺，直到骄奢淫佚，荒乱横暴。这，读者可以在《高老头》、《镀金时代》和《华丽的家族》等作品中，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同时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

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从温情微笑，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变得穷凶极恶，压迫剥削，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在《愤怒的葡萄》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觉醒和反抗。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尽管斗争失败了，但是“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了。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工厂兴起，蚕食了小农经济，迫使其破产。《彩虹》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

《苦难的历程》与《静静的顿河》是两部伟大的作品：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迷恋过去，在痛苦的考验中，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走向革命。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既流血，又流泪，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

在匈牙利，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

子，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作了英勇的斗争。这就是所谓《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其实并非狂想。

西班牙的小说《合同子》，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写得血淋淋的，会使读者触目惊心，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

其余的《牛虻》、《蝇王》、《永别了，武器》和《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文学名著，作为青少年读者，都该好好诵读，好好思量，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

1989年4月于上海

主要人物表

葛利高里·潘苔莱耶维奇·麦列霍夫——本书的主人公。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葛利高里的父亲。

瓦西莉萨·伊莉妮奇娜——葛利高里的母亲。

彼得罗·潘苔莱耶维奇·麦列霍娃——彼得罗的妻子。

叶芙多基亚（杜尼亚）——葛利高里的妹妹。

司捷潘·阿司塔霍夫——麦列霍夫家的邻居。

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司捷潘的妻子，与葛利高里相爱。

娜塔莉亚·米伦诺芙娜·科尔舒诺娃——葛利高里的妻子。

米伦·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尔舒诺夫——娜塔莉亚的父亲。

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利斯特尼茨基——沙皇时代的骑兵中尉。

米哈伊尔·科舍沃伊——葛利高里的同村人，青年时代的好友；杜妮亚的丈夫，村苏维埃主席。

普罗霍尔·济科夫——葛利高里的同村人，后来是葛利高里的勤务兵。

雅科夫·福明——1918年国内战争时期，在前线起义，投到红军方面，后率部叛变，成了一股匪帮的头目。

丘马科夫——福明手下的小头目。

卡帕林——福明匪帮的参谋长。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

第一章

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①的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回到了村子。他从土耳其带回个老婆，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女人。他和她跟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头，一同在村子里走着；全村的小孩和夫人都跑到街上来。哥萨克的大胡子里都抑制地露着嘲笑的神情，女人却大声地互相喊叫，一群肮脏的孩子跟在普罗珂菲后面咿咿呀呀地乱叫；但是他敞着外衣，慢慢地走着，好像是顺着犁沟走一样，他把老婆的一只柔软的手腕握在黑巴掌里，意气昂然地抬起那前面留着一绺白发的脑袋，只有颧骨下面鼓鼓地长着几个小瘤子，颤颤巍巍地动着，两道从来不活动的、因而好像僵化了眉毛中间渗透出了汗珠。

从那个时候起，村子里就很少见到他了，他也不到村民大会的广场上去。他孤独地住在村外那座靠近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村子里的人都谈论着他的奇奇怪怪的行为。关于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一部分人肯定地说，她是空前未有的漂亮，另外一部分人说的却完全不同。直到一个顶大胆的女人玛乌拉——一个兵士的妻子——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一切才算

^①指1877年的俄土战争。

弄明白了。普罗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玛乌拉就趁这个时候偷瞧了一下，原来落在普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顶丑陋的女子……

过了一会儿，涨红着脸的玛乌拉，歪披着头巾，站在胡同里对着一群妇女，大惊小怪地说道：

“亲爱的人们，他觉得她身上有什么漂亮的地方啊？不过是个女子罢咧，要不然的话……咱们的姑娘们可比她长得端正多啦。身体像马蜂一样，一折就断；两只眼睛又黑又大，眼睛一瞪，就像妖精一样，老天爷饶命吧。一定是怀着孩子呢，真的！”

村子里悄悄地传开去，说普罗珂菲的老婆会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妇（阿司塔霍夫家是住在村子的尽头，靠近普罗珂菲家）起着誓说，好像是在圣灵降临节^①的第二天，她在黎明前看见，普罗珂菲的老婆光着脑袋，赤着脚，在他们家的院子里挤过牛奶。从那个时候起，母牛的奶头就干瘪了，而且不久牛也死掉了。

那一年，发生了空前罕见的畜疫。顿河边布满牛栏的沙滩上，每天都要出现一些母牛和小牛的尸体。牛疫又传染到马身上。在村镇牧场上牧放的马群越来越少了。于是流言蜚语立刻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

哥萨克们开了个会，然后来到普罗珂菲家。

“……我们绝不动你，但是我们要把你的老婆踩进地里去。把她弄死，总比全村的人因为没有牲口都饿死好得多啊。你别吵，不然我把你的脑袋在墙上撞碎！”

①圣灵降临节是复活节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把她，把那母狗，拖到院子里来！……”人们在台阶旁边叫喊道。一声尖叫划破吼叫的人们的喧嚣。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冲进内室，从墙上扯下马刀。哥萨克互相拥挤着，从门洞里退出去。普罗珂菲在头顶挥舞着闪闪发光、嗖嗖响的马刀，从台阶上冲下来。人群哆嗦了一下，四下散开了。

在仓房的附近，普罗珂菲追上那个奔跑起来很困难的炮兵“牛车杆子”，并且从后面斜着把他从左肩一直劈到腰部。许多哥萨克都把篱笆桩子撞倒，穿过场院，飞跑到草原上去了。

过了半点钟，重新鼓起勇气的人群才又走近了院子。两个前哨缩着脖子走进了小门洞。浑身是血的普罗珂菲的妻子，难看地仰着脑袋，躺在厨房的门边上。普罗珂菲摇晃着脑袋，眼光呆呆的，把一个哇哇哭着的肉团子——流产的婴儿——包在一件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就在当天晚上死掉了。孩子的祖母，普罗珂菲的母亲，很可怜这个不足月的孩子，就把他抱回家去。

家人给他起名叫潘苔莱。潘苔莱长成了一个黑脸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脸和匀称的身材都像母亲。

普罗珂菲给他娶了个哥萨克姑娘，是邻居的女儿。从那个时候起，土耳其的血统就和哥萨克的血统交流着了。从这儿开始，高鼻子的、出奇美丽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街面上都叫他们土耳其人——就在村子里繁殖起来了。

潘苔莱埋葬了父亲以后，管理起了家务。

岁月流逝，到了晚年，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发福了：往横里长起来，背略微驼了些，但是看上去依然还是个体态匀称的老头子。他身板儿硬实，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年轻的时候，参加沙皇阅兵的御前赛马，把左腿摔伤），左耳朵上戴着一只半月形的银耳环，一直到老年，他的胡须和头发依然是乌黑的；发起脾气能气得死去活来；这显然使他那曾经是很漂亮的妻子提前衰老了，现在已经成了个满脸蛛网般皱纹的胖老太太了。

大儿子彼得罗已经娶了亲，他很像母亲；个子不高，翘鼻子，生着一头麦色的乱蓬蓬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可是小儿子葛利高里却像父亲：虽然比彼得罗小6岁，但个头却比哥哥高半个脑袋，他也像父亲一样，生着下垂的鹰鼻子，稍稍有点斜的眼眶里，嵌着一对淡蓝色的、扁桃仁似的热情的眼睛，高高的颧骨上紧绷着一层棕红色的皮肤。葛利高里也和父亲一样，有点儿驼背，甚至连笑的时候，爷俩的表情也是一样的粗野。

父亲宠爱的女儿杜妮亚什卡^①是个长胳膊、大眼睛的姑娘。加上彼得罗的妻子达丽亚和她的一个小孩——这就是麦列霍夫家的全部成员了。

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闪烁着稀疏的晨星。顿河上，雾气奔腾。

小船用船尾划着岸边，在水里漂着，离开了河岸。激

^①杜妮亚什卡是叶芙多基亚的小名。

流把小船冲得摇摇摆摆，好像要翻掉似的。葛利高里并不划船，只用船桨拨正方向。

“你划呀。”

“等漂到河当中再划。”

小船横过激流，向左岸漂去。船舷划着像木架子一样撑在水边的、松软的黑色土崖，靠在一个河湾上了。离河岸五沙绳远的地方，可以看见那棵沉到水底去的榆树的树枝。漩涡在榆树四周追逐着水沫的褐色圆泡。

“放开钓竿，我来下食。”父亲悄悄地对葛利高里说，一只手巴掌塞进冒热气的坛子口去。

一粒黑麦清清楚楚地在水里迸溅了一下，咝的响了一声，就像有人低低地发出的声音。葛利高里把几粒鼓胀的麦子安到钩子上，露出了笑容。

葛利高里焦急地嚼着潮湿的烟卷头。不很耀眼的太阳已经升到半棵橡树高了。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耗费完了所有的鱼食，又不满意地咬着嘴唇，呆呆地望着那一动不动的钓竿头。

葛利高里吐出了烟卷头，心里咒骂着父亲。因为父亲老早就把他叫醒了，不叫他睡足。因为空肚子抽烟，嘴里发出一股焦臭味。——这时候，在离水面半呎远的地方悬着的钓竿头轻轻地摇动着，慢慢向下弯去。

“咬钩啦！”老头子长出了一口气。

葛利高里抖擞精神，举起钓竿，但是竿头迅速地钻进水去，钓竿从手攥住的地方起弯下去，弯成了一个圈。好像是鱼在翻动，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绷紧的红柳木钓竿向下拉去。

“抓紧点！”老头子哼哼着，把船从岸边摇开。

葛利高里用力向上举钓竿，但是办不到。粗钓绳干燥地吱吱响着断了。葛利高里因为失了平衡，摇晃了一下。

“好，用鱼叉子！”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低低地说。

钓绳刺耳地吱吱响着，划着水面，钓竿的下头，河水迸溅起来，像一块浅绿色的斜形布幕。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用短粗的手指头掬动着捞网的木柄。

他们又呆了半个钟头，钓鲤鱼的战斗才结束了。

“收起钓线来吧，葛利什卡。大概咱们把最后一条都钓上来啦，再不会有啦。”

他们收拾完了。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葛利高里看见父亲脸上的表情好像是要说什么，但是老头子却只在默默地眺望山脚下村子里的宅院。

“你，葛利高里，听我说……”他一边摸索着脚底下麻袋上的绳结，一边迟迟疑疑地开口说道，“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克西妮亚·阿司塔霍娃有点儿……”

葛利高里的脸立刻涨得通红，扭过头去。衬衫领子勒进筋肉发达、被太阳晒黑了的脖子，勒出了一道白印。

“你当心点儿，小伙子，”老头子已经是凶狠地、气冲冲地继续说道，“我可不是跟你说着玩的。司徒潘是咱们的邻居，我不准你调戏他的老婆。这件事会造孽的，我可是预先警告你：要是叫我看见——我就揍你！”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把手指头攥成了疙疙瘩瘩的拳头，眯缝着鼓出的眼睛，眼看着血色从儿子的脸上褪了下去。

“都是谣言！”葛利高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说，声音好像是从水里发出来的。

“你给我住嘴。”

“别人还会说什么好话……”

“住嘴，狗崽子！”

葛利高里在船上一趴，小船就跳动起来。船尾后面布噜布噜响着的水打起了漩涡。

一直到码头边上，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船快要靠岸的时候，父亲又提醒说：

“小心，别忘掉，要不然的话，从今天起就别再出去玩。一步也不许走出院子去。一定要这样子！”

葛利高里没有说话，他把小船拢了岸。

这一次村子里有30个哥萨克去参加5月的入营。集合地点是在操场上。7点钟以前，就有几辆帆布篷的大车赶到操场附近来了，许多步行的和骑马的哥萨克都全副武装，穿着5月的帆布上衣。

一匹高大细长的、额上有些白星的顿河种马缓缓地走着。葛利高里把它牵到板门外，用左手轻轻地摸了摸马背，骑到马身上，放开快步跑起来了。到河边下坡的地方，葛利高里向后挺着身子，差不多已经躺在马背上了，他看见一个挑着水桶的女人正从山坡上走下来。

阿克西妮亚摇摇晃晃地从山坡上走下来，还离得很远就大声喊叫道：

“魔鬼！差一点儿叫马踩着我！你等着吧，我去告诉你爹，就说你像疯子一样骑马。”

“好好，女街坊，别骂啦。你把男人送去入营以后，你家

里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我一点儿也用不着你！”

“等割起庄稼来，你就会来求我啦，”葛利高里哈哈大笑说。

阿克西妮亚并没有从扁担上把水桶拿下来，她站在跳板上面伶俐地汲了一桶水，把被风吹起的裙子夹在两膝中间，看了葛利高里一眼。

马的嘴唇离开了水面，吱吱响地吸着往下流的水，向顿河的对岸望着，用前腿踢着河水。阿克西妮亚又汲满了第二桶，把扁担挑到肩膀上，轻轻地摇晃着向山坡上走去。

葛利高里催马赶到她身边，直瞅着她的眼睛。

阿克西妮亚笑了，从小路上避开，想趁机会绕过马去。葛利高里却把马一横，拦住了她的去路。

“躲开，葛利希加！”

“我不躲开。”

“躲开，坏蛋，有人来啦！叫他们看见，他们会怎样想呢？”

她用惊骇的目光向旁边扫了一眼，走过去了，她皱着眉头，连脑袋都没有回。

彼得罗在台阶上跟家里人道别。

葛利高里隔着篱笆看到，司徒潘也在准备上路。阿克西妮亚穿着一条绿色毛料裙子，给他牵过马来。司徒潘微笑着，在对她说些什么。他不慌不忙，以占有者的姿态吻了吻妻子，两只胳膊好久都没有从她肩上拿下来。被太阳晒得黝黑和干活磨得粗糙的大手在阿克西妮亚洁白的外衣